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百城烟水

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(清) 徐崧 張大純 纂輯

百城烟水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百城烟水/(清)徐崧,(清)張大純纂輯;薛正興校點.
- 南京: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9.8
(江蘇地方文獻叢書/薛正興主編)
ISBN 7-80643-101-2

I. 百… II. ①徐… ②張… ③薛… III. 名勝古迹-江
蘇-蘇州 IV. K928.705.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1999)第 35408 號

百城烟水

著 作 者 (清)徐崧 張大純 纂輯 薛正興 校點
責任編輯 胡慧斌

出版發行 江蘇古籍出版社
發行部電話 025-3223462
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:210009
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

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
印 刷 者 揚中市印刷廠 郵編:212200
開 本 850×1168
印 張 15.625
印 數 1-3000 冊
字 數 289 千字
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標準書號 ISBN 7-80643-101-2/K·58
定 價 20.00 元

(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)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編輯說明

江蘇自古以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流傳至今的文獻典籍浩如烟海。充分利用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對於發展和繁榮民族新文化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、建設社會主義新江蘇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，就是爲了給文史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學校師生及有關文化工作者，提供一套比較完整的江蘇地方文獻的基本資料，以供分析研究和閱讀參考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將有選擇地出版記述江蘇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地理、風物、習俗、掌故等內容的筆記、雜記、游記、野史、譜牒、志乘之珍品，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方志、日記、傳記也酌

量收入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根據具體情況，分別採用未刊稿本、鈔本或舊刻本爲底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並加新式標點，有少數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。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一月

前言

《百城烟水》是清初徐崧、張大純編輯的一部蘇州地方文獻專集，記述當時蘇州府及其所屬的吳縣、長洲、吳江、常熟、昆山、嘉定、太倉、崇明等各州縣的山川形勝、寺觀名剎、園林宅第、名勝古迹，并在各條目下輯錄了自唐宋以來，特別是明末清初詩家的登臨懷古之作；書中亦間接記述了明末清初的政治遺聞、社會人事、風土人情，這就使本書既富有史地資料價值，也富有文學鑒賞價值。

徐崧，字松之，號隴庵居士，清初吳江人。他生當明末清初，素負詩名，曾與當時名家錢謙益、歸莊、萬斯同、潘耒、徐乾學、孫枝蔚、姜宸英、余懷、尤侗、金聖嘆等人交游，詩酒往還，流連唱和。徐崧一生酷愛山水，好作旅游，他的足迹遍及吳中。他對蘇州府及其所屬各州縣的名勝古迹，經過實地踏勘，訪問山僧土民，徵錄方志碑碣，搜討逸詩遺文，以之詳考古今沿革，記述史地故實。徐崧的這種

游覽考察活動，受到了同時代人的贊頌：「松陵徐臞庵先生，今之詩人，時以一瓢兩屐，彳亍數百里，每遇名山大川，徘徊眺望，即至一丘一壑，亦必旁搜幽妙，尋章摘句，收拾奚囊中，薈萃成卷」；先生「博雅好古，耽林泉之趣，出必囊書載筆，搜覽遺迹，用輯古今名賢辭藻，彙爲一書；時有所觸，亦必見之吟咏，以寄其磊落英多之概」。徐崧正是通過這樣艱辛的創作和編輯工作，爲後人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獻《百城烟水》。徐崧是由明入清的詩人，他的外出游覽，并非純粹的寄情山水，嘯傲山林。他經歷了「甲申國變」，有着難言的亡國之痛，大好河山淪陷异族，大有「江山信美非吾土」之感慨。他執着地繫情于故鄉江南的山川文物，正是曲折地反映了他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。他與數以百計的詩僧交游唱和，而這些詩僧，大多是不願跟滿清王朝合作的明遺民，其中不乏從事反清活動失敗而遁迹山林削髮爲僧的士人。在本書「蘇州·萬歲樓」條下，輯錄了好幾家對清康熙皇帝歌功頌德的詩歌，這正是文人墨客攀龍附鳳的極好機會，而本書編輯者徐崧却無這類迎合應酬之作。在「太倉·寶山」條下，編輯者竟毫無忌諱，赫然在目地輯錄了明成祖御製詩一首。本書還輯錄了抗清

士人夏完淳的詩作，編入了被清王朝處以極刑的文人金聖嘆、遭毀墓戮屍的學者呂留良的逸詩。書中還輯存了當時婦女王氏淑辰、吳氏淑賢、薛氏蘭英、顧氏香久、陸卿子、朱氏靜庵等人的詩作。特意提出以上幾件事，為我們了解徐崧其人的政治態度和處世為人，或許是會有所幫助的。

張大純，字文一，長洲今蘇州市人，夙抱雅尚，素負文名，與徐崧「朝夕過從」，為莫逆之交。他見友人徐崧編輯的《百城烟水》，「見而悅之，助其捃摭」；徐崧去世後，「其殘行剩墨，強半散遺」，張大純「惜其齋志長往，重加纂輯，補綴完書」，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九〇年付梓。

書名《百城烟水》，「蓋取《華嚴》『南詢』之意」。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記述善財童子依照彌勒菩薩之教，漸次于南方經由百十餘城，參善知識而問法，此即「南詢」之意。《性靈集》卷七云：「故能訪朋百城，勇銳之心彌勵。」徐崧「意欲自吳而往，遍及江南諸邑」，故而「鋟板問世，則姑從蘇州一郡始，行將次第旁及」。我們從《百城烟水》的書名及其內容，正可以窺見徐崧的游覽和寫作動機。全書分九卷，依次記述蘇州府及其所屬各州縣。本書包容甚富，內容豐贍，所記府城

州縣之歷史沿革、政治遺聞、社會人事，向爲研究晚明史者所稱引；所記山川風貌、寺觀園林、名勝古迹，足爲研治方志、旅游地理學所取資；所記風土人情、土風謠諺、方言俗語，是研究民俗學、吳方言的不可多得的史料。江南歷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文采風流，史書不絕，遺迹猶存。本書記載了唐代白居易與虎丘白堤，陸龜蒙之魯望古宅，皮日休與徐修矩宅，寒山子與寒山寺；宋代蘇舜欽與滄浪亭，范仲淹與天平山、文正書院，范成大之石湖別墅，文天祥與忠烈祠；元代倪雲林與獅子林；明代唐伯虎與桃花塢，文徵明與停雲館，張溥與五人墓，王世貞與太倉弇山園，王世懋與太倉澹圃；清初錢謙益、柳如是之常熟紅豆莊，吳偉業之太倉梅村別業，尤侗之亦園，等等。這些古迹名園，或爲文人原籍故居，或爲墨客浪迹憩處，或爲名家政績遺存，都是研究中國文學史與吳文化的寶貴資料。因此，不論在史學上，或在文學、文化史及考據上，均可見本書的作用。

《百城烟水》編輯體例，仿照宋祝穆字和甫撰《方輿勝覽》、明陳循字德遵等編纂的《寰宇通志》。書中先出名勝古迹之地名爲條目，接着敘述其地理沿革、歷史掌故、社會人事，有話即長，洋洋千言而意猶未盡，無話則短，三言兩語即戛

然而止；再輯錄唐宋以來特別是明末清初詩人的詩詞，或爲登臨懷古之篇，或爲吟咏景物之什，也附以編輯者徐崧、張大純的詩作，詞句雋永，意境深遠。這正如尤侗序所言：「夫人情莫不好山水，山水亦自愛文章，文章借山水而發，山水得文章而傳，交相須也。」自然景觀與名章麗句相結合，使讀者循覽古迹，身臨其境，眼前景，口中詩，心底情，詩畫相配，情景交融，流芳千古，洵非虛語。

陸機詩云：「山澤多藏育，土風清且嘉。」蘇州地方山川秀麗，風俗嘉美。記述蘇州風土之地方文獻，代有名著，唐有陸廣微撰《吳地記》，宋有朱長文撰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，范成大撰《吳郡志》，均是中國古代方志中的上乘佳作；明有盧熊纂修《蘇州府志》，文震亨撰《長物志》等等；入清以來，繼《百城烟水》之後，則有張大純編纂《姑蘇采風類記》，顧震濤編纂《吳門表隱》，顧祿撰《清嘉錄》和《桐橋倚棹錄》，袁學瀾撰《吳門歲華紀麗》，顧沅纂修《吳郡文編》，葉昌熾撰《寒山寺志》等等，出現了一大批方志專集，雲蒸霞蔚，氣象萬千。雖說後出專精，記聞詳盡，然而《百城烟水》成書較早，網羅甚廣，熔方志、游記、詩集于一爐，體例新穎，文采亦佳，極負一時之盛名。清人朱彝尊編纂《日下舊聞》時，曾采摭其書；

後人纂修蘇州地方史志，考證文化故實，往往徵引其事，可見本書對後世之影響。

《百城烟水》傳世的唯一本子，是康熙庚午年影翠軒刻本。這次整理，即以影翠軒刻本為底本，加以新式標點，並進行必要的校勘。本書在編纂過程中，「止緣取便一時，遇景即書，薈萃成紙，恐致遺脫，隨筆發刊，遂爾不及詮次，前後錯互」，再加上手民誤寫誤刻，因此刻本中誤、倒、衍、脫，時有所見。校勘按書中實際情況區別對待。一、凡是徵引前人詩文，疑有訛誤，而能找到原詩文集對勘者，則據以校改。例如「蘇州·南園」條引唐羅隱《南園》詩：「小窗飛野鳥，閑瓮養醯雞。」據《全唐詩》卷六六五羅隱《南園題》詩作「小窗奔野馬」，則「野鳥」當改為「野馬」。「奔」「飛」義近，視作異文可不改。此用《莊子·逍遙游》「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」之典故，「野馬」即「野塵」，就是塵埃。唐詩中，韓偓《安貧》詩：「窗裏日光飛野馬，案前筠管長蒲蘆。」吳融《梅雨》詩：「撲地暗來飛野馬，舞風斜去散醯雞。」可證。又如「吳江·江南」條引唐皮日休《松江早春》詩：「穩憑船舷無一事，分明數鱸殘魚。」據《全唐詩》卷六一五，結句當作「分明數得鱸殘魚」，可見刻本既脫

且倒。又如「吳江·醉眠亭」條引宋蘇轍《題吳江李行中醉眠亭三首》之三：「京洛舊游真夢裏，秋風無復□鱸魚。」據《樂城集》卷六《次韵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并求醉眠亭詩二首》之二，脫落處當補入「憶」字。原詩題中作「吳興」，引詩作「吳江」，因牽涉引詩體例，此仍依刻本，不改。又如「吳江·八坼」條云：「唐范正傳治水劈河而直其路。」據《舊唐書》卷一八五下《良吏傳下》范傳正事，又據《新唐書》卷一七二《范傳正傳》《歷歙湖蘇三州刺史，有殊政》之記載，當乙正爲「范傳正」。二、有疑誤處而能在本書中找到內證者，則用本校法校改。例如「常熟·慧日禪寺」條云：「舊名壽聖，又名曰安安，又名慧日禪院。」下文夾注中云：「《吳郡志》又云始于禎明元年。治平四年敕額壽聖晏安禪院。」可見「曰安安」當是「晏安」之訛，是「晏」字誤分爲「曰安」二字。三、有疑誤處而不易找到原詩文集對勘者，則用理校法校改。例如「蘇州·府城」條引明屠隆《吳門尋朱大復不遇明日置酒相招傷離道故淒然興懷賦贈》：「我自鳴榔歌款乃，君今倚酒聽箜篌。」又「蘇州·石湖別墅」條引清張霖《石湖泛月》詩：「知是傍人寧耐寂，數聲款乃放歌還。」兩處「款乃」均不辭，當是「欸乃」之字誤。「欸乃」爲搖櫓聲。唐柳宗元《漁翁》詩：「烟消日出不

見人，欸乃一聲山水綠。」唐元結《系樂府·欸乃曲》：「誰能聽欸乃？欸乃感人情。」可證。又如「吳江·錢涇」條引沈自銓《寒夜宿松之村舍》詩：「蕭蕭風月清，更靜氣轉肅。空堂動夜杵，細語燈光綠。此時客興高，置酒呼童僕。霜嚴衣裾單，慘冽入茅屋。雲雷方見屯，高論相與勸。憂心盡前觴，吾道正羈來。」結句中「羈來」，按之詩義不辭，且「來」字與全篇入聲韵「肅」「綠」「僕」「屋」「勸」不協韵，從詩義、字形、詩韵三方面推理，「羈來」當是「羈束」之形誤。四、有些明顯的誤字別字，則隨手校正。例如「己未」、「己丑」之「己」字，書中大多誤作「巳」字；「傾圮」、「頽圮」之「圮」字，文中一概誤作「圯」字；「無錫」、「錫山」、「駐錫」之「錫」字，多數訛爲「錫」字；「佳節」、「佳日」、「佳名」之「佳」字，往往訛爲「佳」字。再如「舍利」誤作「含利」，「刺史」誤作「刺史」，「丹心」誤作「母心」，「段氏」誤作「段氏」。均按之文義，根據正字，一一校改。以上四點，僅是舉例說明，校勘實際情況遠比這複雜得多。凡校改處，均在文中徑直改正，不再另出校記，以免繁瑣。點校中失誤疏漏在所不免，統希讀者批評指正。

序

余嘗慕向平五嶽之游而未逮也，即吳中山水亦罕涉其二參。少時讀高季迪《姑蘇雜咏》，既而與修《府志》，循覽古迹，所見千岩萬壑，如有烟霞泉石吞吐于胸中。顧以風塵潦倒，無濟勝之具，付之寤嘆而已。松陵徐臞庵先生，今之詩人，時以一瓢兩屐，彳亍數百里，每遇名山大川，徘徊眺望，即至一丘一壑，亦必窮搜幽妙，尋章摘句，收拾奚囊中，薈萃成卷，名曰《百城烟水》，蓋取《華嚴》「南詢」之意。同郡張子文一，夙抱雅尚，見而悅之，助其捃摭，授剞劂焉。間嘗携以示余，余曰：先生可謂吳地董狐矣。臞庵意欲自吳而往，遍及江南諸邑，匆匆未就，溘焉霜露，良可悲也。乃其殘行剩墨，強半散遺，張子惜其齎志長往，重加纂輯，補綴完書，而請序于余。余于是慨然有感。

夫人情莫不好山水，而山水亦自愛文章。文章藉山水而發，山水得文章而傳，交相須也。無謝客之詩，則華蓋麻原之迹不著；無柳州之記，則鉅澗石渠之

名不聞。臞庵之有《百城烟水》，匪惟自娛，亦山靈水若之所喜也。一旦奄歿，得無「蕙帳空兮夜鶴怨，山人去兮曉猿驚」乎？然而其人亡，其書存，則張子挂劍之義，亦有足多者焉。嗟乎！余灌園終老，不出戶庭，向平五嶽之興已矣。庶幾署此卷于座右，以代卧游，如宗少文畫壁，撫琴動操，衆山皆響，先生其殆移我情乎！

康熙庚午小春上浣，艮翁尤侗謹序。

序

古人登山臨水及友朋宴集，類多寄懷、覽古、倡和、贈答之篇，故曰「登高能賦，可爲大夫」；而春秋諸名卿往往賦詩見志，如「六子」、「七子」之列是也。第當時斷章取義，故黍苗、蔓草、蟋蟀、草蟲皆入賦。流及後世，風雅之道變，而報投之禮繁，則又別出新裁，各寫其心之所欲言。蓋自蘇李以降，其風漸暢，而游覽憑吊之作至不可枚舉。吾吳風土清嘉，山水秀發，雅爲騷人墨客所稱道，傳之歌詩，若《吳趨行》、《會吟行》、《江南樂》、《江南春》諸咏，爲一時絕唱。松陵徐臞庵先生，博雅好古，耽林泉之趣，出必囊書載筆，搜覽遺迹，用輯古今名賢辭藻，彙爲一書；時有所觸，亦必見之吟咏，以寄其磊落英多之概。其爲人率真任性，不事雕飾，故與世亦落落寡合。晚與余相見，遂稱莫逆，首以是書相參訂，時已鋟板者十之三矣。余惜其力之勤、志之篤也，朝夕過從，必左右而飲助之，因得稍稍就緒，而臞庵已不可復作矣。昔韓退之登華山而驚悸發狂，謝靈運負濟勝之

具而伐山開道，此皆好奇之過。今臞庵一觴一咏，優游終老，所遇不及二人，而所得則已多矣。刻既成，或有疑之者曰：是書名「百城」而止及姑蘇，何也？余曰：佛書不云「化城」乎？無可以爲有，一亦可以爲百也；且安知有之不藏于無，而百之不歸于一乎？或曰：然則何以稱「烟水」也？又應之曰：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不離山川溪谷、鳥獸草木、風雨霜露以爲端，亦可知比興之各有所自而感觸之兩不相掩也。覽者其勿以空疏挂漏、流連光景之罪罪之，則幸甚矣。

時康熙庚午長至日，長洲張大純書于影翠軒。